

榴莲背后的爱与遗憾

刘良新

父亲节过去一段时间了,但由三叔在父亲节收到的礼物引起的议论,在小山村还没有停息。

三叔是个老实的建筑工,还未满六十岁,每天在工地干活,早出晚归。三叔年轻时很辛苦,既要带孩子,又要种田地。现在,他们的一子一女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三叔才清闲下来,不再耕田,只是种种菜,养养鸡,做做农活。

三叔酷爱吃榴莲,有榴莲吃,连猪肉和鸡肉都可以不要。不过,今年榴莲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一斤榴莲的钱可以买两三斤猪肉了。即使喜欢,一向省吃俭用的三叔也不太舍得花那么多钱买榴莲。

知母莫若儿。今年母亲节,三叔收到了子女寄回来的礼物——两只大榴莲。兄妹俩一人寄了一只回来,是我帮她从镇上的快递站取回来的。三叔的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她逢人就夸子女懂事,有父母心。

6月15日,父亲节。我帮三叔取了两个快递回来,那是子女寄给他的父亲节礼物。我拿到快递,不用拆包装就知道里面装着的是榴莲。因为榴莲那股气味的穿透力极强,哪能包得住呢?三叔见状,嘟囔道:“这两只化骨龙,怎么又买榴莲的?”她分别拨通了儿子和女儿的电话,质问道:“你怎么又买榴

莲?”儿子笑着回答:“妈妈,你看过网上的段子吗?母亲节去茶楼,父亲节坐树头。我总不能那样吧?母亲节我买了榴莲,父亲节当然也要买榴莲啦。母亲、父亲都是我爱的人,要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虽然榴莲有点贵,但两三百元我还是拿得出的。”女儿的回答很简单:“为什么买榴莲?我问过爸爸,他叫买的。”三叔听罢,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在三叔的心里,榴莲是最好的食品,比榴莲还好的,就只有三叔对她的爱了。知道丈夫叫女儿买榴莲,三叔十分感动。她平复了一下情绪,再问子女:“你知道爸爸有什么爱好吗?你不知道他不吃榴莲吗?”儿子听后愣了一下:“爸爸不吃榴莲?他有什么爱好?爸爸之前喜欢抽烟和喝酒。他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拿水烟筒抽几口烟。吃饭时,不管有没有下酒菜,他总要饮两杯酒,说饮酒可以解除疲劳。但前年因为身体原因,爸爸烟筒都戒了。现在,我真不知道爸爸还有什么爱好。”女儿听到电话那头妈妈的话,很惊讶:“爸爸不吃榴莲?我没听他说过。虽然我没见过他吃榴莲,但并不知道他不吃,只以为他是有意让我们吃的。我们与爸爸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爸爸喜欢什么呢?妈妈,我这回真的答不上来。”

母亲节买榴莲,父亲节又买榴莲。兄妹俩原本以为这样就一碗水端平了。殊不知,结果却是母亲过了两次节,而父亲一次节都没有。

村里的人知道这件事后议论开了。有人说:“子女是母亲的心头肉,他们的心里只有母亲,没有父亲。”有人却不这样认为:“是三叔叫买榴莲的,证明三叔爱老婆,怪不得子女。”高考结束后回到村里的国强和振兴为此专门做了一个调查,询问村里的小孩:“你妈妈喜欢吃什么?爸爸呢?”然后找他们的父母验证。调查数据显示,多数孩子都能准确说出妈妈的喜好,但能说准爸爸喜好的人却寥寥无几。

这背后的原因,或许在于母亲陪孩子的时间长,彼此之间知根知底;父亲陪孩子的时间短,成了孩子熟悉的陌生人。再者,母亲较容易表露出自己的喜好;父亲却咸淡均可,荤素皆宜,好像什么都喜欢,怎样都无所谓。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只是大家对父亲关心不够,忽视了他的需求罢了。

希望为人子女者,在关心妈妈、爱妈妈的同时,多抽时间陪爸爸聊聊天,多理解爸爸的不易,认真聆听他的心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进父亲的心里,真正懂他,爱他!

荔枝之爱

北窗

黑叶、桂味、妃子笑、冰荔、凤凰、白糖罽、荔枝也是有等级的跟万物一样从它们获得名字的那一天起命运的发动机就开动了

命运不仅关乎灵魂更与绚烂的外表和洁白的肉体有关一旦过分熟悉而无睹就会有新宠被发掘出来热闹的旧树枝瞬间成为冷宫但也只有笑不出来的妃子才能看到长安的真面目

真实的荔枝与任何历史的叙事无关请君站在茂名的荔枝树下专心品尝千变万化的甜不管是黑叶、凤凰还是冰荔轻轻剥开那一袭红艳或者半身青绿的小夹袄里面的雪白和冰爽胜过刚出浴华清池的妃子何止三筹和五筹但请千万不要移动脚步荔枝的香甜荔枝的变她把一生的爱都封存在第一秒的初恋了



荔香四溢 瑞丽摄

诗词五首

陈贤华

七律·游北帝山

北帝当年已镇妖,于今山色更妖娆。连绵万壑烟霞绕,耸立千峰剑戟骄。雾散金辉辉栈道,云开玉阙壮天桥。登临忘却尘缘事,且听樵歌入碧霄。

注:北帝山的得名,是由于有北帝镇压住了妖妖的传说;“剑戟骄”,出自清代赵翼的《南天门》诗句。

七律·怀念先母

朝思暮念此慈颜,磨砺风霜脸有斑。育子成才才万苦,持家创业过千关。终年挥汗耕田垄,冬夜驱寒寝夜营。尽孝无门心有愧,春晖寸草怎回还?

五律·游电白上河荔枝贡园

贡园千载盛,五月荔枝丰。商贾欢声闹,果销生意隆。游人欣丽日,骚客咏香风。回返依依别,枝头万点红。

七绝·端阳怀屈子

竞渡端阳锣鼓喧,江中还撒粽香飘。汨罗追念悲千古,屈子忠魂岁岁招。

浣溪沙·抒怀

不问尘缘炎与凉,初心无愧度时光,安闲犹爱读华章。泼墨开怀情笃切,抚琴遣兴韵悠长,清茶半盏品沧桑。

看看这世间的美

黄海樱

虽然想念的人,永不会在人间再遇。但这世间的美,我想在生命有时看尽。

前些日子,从博主“云兮随笔”的文章《五月蓝花楹》里看到这一段话,感觉整个人一下子被泪点击中。悄然间,我仿佛又看到母亲在蓝花楹树下笑意盈盈的模样。

那个五月天,我们循着蓝花楹的花事脚步,来到茂名露天矿生态公园赏花。这片蓝花楹种植的年代尚浅,还没能呈现那种满树繁花绽放的壮观景象,但那一簇簇蓝紫色花儿绽放枝头,如风铃般随风舞动,在层层绿色叶羽的衬托下,依然美得如梦似幻。

母亲穿着那件她自己裁剪的蓝底白花的麻料春装,脖子上系着一条紫粉相间的真丝小方巾,显得年轻又时尚。她开心地举着手机穿梭在花树下,寻找不同的角度拍花,还不忘在朋友圈里发个赏花公告:露天矿的蓝花楹开了!

我用相机记录了那天蓝花楹的梦幻时光,也记录了我们在花树下的美好时光。

蓝花楹刚谢幕,一树树火红火红的凤凰花随着夏日登场,染红了公园和街角的天空,惊艳了时光,也装进了我们的赏花日志。

知了声声,夏荷如盖,家里楼顶花园的绣球开成一片小小的花海。那一大片蓝粉相间的花球叫无夏夏,从一棵小苗长成了大花盆里的老桩,经过扦插繁衍,让我种出了好多盆。加了土壤调酸剂的花盆

里,开出一个个深蓝浅蓝的花球;没有调色的花儿开出一团团深粉浅粉。那盆花球如小孩脸庞般大小的叫花手鞠,蓝紫色的重瓣花朵美得张扬而热烈。那株安妮公主举着一个个纯白色的花球,花朵端庄温婉,不染一丝杂色,让人联想起电影《罗马假日》里可爱的安妮公主。色彩神奇的纱织小姐也是一款重磅绣球,花朵的中间是淡粉色,带着红色的描边,让人一见倾心。

那个周末的午后,住院手术归来的母亲,着一身素雅衣襟坐在绣球花丛里,指挥着我给她拍照留念。镜头里,母亲那明媚又坚强的笑容,让我忘了她已身患重疾。

“我家花园绣球花开满枝,朋友们快来围观!”母亲在当天的朋友圈里快乐地分享。

暑气渐消,那一丛丛的绣球花不再招摇,余留枝头的团团花球,已褪去鲜艳的色彩,变成了斑驳的黄色。

当绣球的花瓣透出风霜点缀的淡淡红晕时,秋天带着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菊花来了。

沉醉菊花香气里,那段陪母亲圆梦的赏花之旅又浮现在我眼前。九年前的金秋十月,四川成都的街头开满了一树树或红或粉或白的芙蓉花。花树下,母亲与阔别了半个多世纪的初中班主任程老师欢喜重逢。

“我就知道你们喜欢赏花,公园里正在办菊花展,我们同去赏花吧。”那天已近黄昏,程老师夫妇

热情地带着我们走进了成都人民公园。

夕阳下的公园,色彩缤纷,花香弥漫。品种繁多,造型各异的菊花缀满枝头。那从金灿灿的悬崖菊如黄色的瀑布,从假山上倾泻而下。独本菊顶着一朵朵粉色绿色黄色白色的硕大花朵,傲立秋风展示她美丽的身姿……

我们一行四人在菊花香里穿行,年过七旬的母亲背着一个小小的双肩包,脚步轻盈,笑语不断,仿如一个快乐的初中女生。她说起年轻的程老师在化州一中持一口川普上课的情景,令人捧腹。精神矍铄的程老师回忆起当年渡船走乡间小路去家访,与我时任小学校长的外公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念念不忘。

岁月流转,今又重逢,师生俩感慨万千。程老师让我取来纸墨,赋诗相赠:菊花绽放景色新,有缘相聚在蓉城。师友情谊当珍视,共颂中华万年春。

龙舟水涨,荷香蝉鸣,夏天又来了。

近日,一条赏花新闻上了茂名热搜,那是茂南区镇盛镇乡村的八十亩荷花盛放,游客纷纷赶来打卡。如果母亲还在,她肯定会拿着那张新闻报纸郑重提醒我:“你要利用周末时间,安排我们的赏花行程。”

亲爱的妈妈,虽然我们不会在人间再遇,但是我依然会带着您的爱,带着对您的思念,好好看看这世间的美。

我的卖书生涯

周旺

我卖书,完全是个意外。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在电白县博贺镇闹市开家钟表店,修理兼卖钟表。

一天,看到店门口空空荡荡,总感觉缺少点什么。

卖旧杂志,头脑灵光一闪,想出一个妙计。

自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各种杂志如雨后春笋一样发行。我却逢杂志必买,比如《佛山文艺》《江门文艺》《散文》等社会娱乐性杂志,也到邮局订纯文字类的,如《写作》《作品》《黄金时代》《小说月刊》,报纸《文学报》《南方周末》之类,这些杂志看一二遍后,堆满在屋脊瓦里。

我把家里的旧杂志搬出店门口,不管原价多少,一律每本一元出售。

意料之外,仅几天时间,就卖光十几年堆积的杂志,这也引发我一条“生财之道”。

于是,我到茂名市邮政局杂志批发点及茂名图书批发中心进货。新旧杂志销售价格不同,旧杂志一元一本,新杂志只是赚批发价,所以不敢盲目进货,专挑热点、流行杂志。

第二次进货除杂志外,也综合进书,比如红色经典故事、职场技巧、商场谈判等畅销书及武侠小说,进了几大包;第三次购进文学名著、纯文学书籍,如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四大古典名著等。

原来博贺镇没有正规的新华书店,只是博贺商店设有“新华书店专柜”,但只负责学校课本发行,文学类书籍很少有卖。博贺曾被外界称为“文化沙漠”,我的书店,曾填补了这一“空白”。

随着我进的书籍范围变广,品种变多,博贺人称我为书店,我也以卖书为主,钟表反而冷落了。

我的书店,简直是博贺年轻人心灵驿站。有些学生课后到我书店看书时,互相聊天:“幸好有这家书店,我们才认识。这书店老板是大人,我们看多久都不赶我们。”

《茂名日报》通讯员陈雪光曾以我卖书的生涯写篇报道《“文化沙漠”一书店》,发表在1998年5月26日的《茂名日报》。

我书店成规模后,学生放学来浏览,出海渔民回港来看。有一次一个女生在看琼瑶的《青青河边草》时,突然家人叫她回家。她舍不得放下小说,于是问我能否租回家看,我看见她对小说痴迷度,便同意。

还有一次,一位青年渔民在看广东作家戈戟的《武林传奇》,同事来叫他开航,他也要租一套《武林传奇》出海看。

这二次特殊租书,触发我另一个想法,为了方便读者,何不开展租书业务?再说以租养商,用租书赚的钱购买更多书籍,可以丰富博贺人民的文化生活。

于是,我大量购买书籍。言情、武侠小说从香港作家金庸的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神侠倚碧鸳”到梁羽生《龙虎斗京华》等35部武侠小说;台湾作家卧龙生的《飞燕惊龙》、古龙的《小李飞刀》等武侠小说;再到戈戟的传奇系列,倪匡的科幻小说,每个类型的作品都进,并且是三联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等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虽然贵,但错别字少,读者喜欢。

租书形式以月或以日计算,也有以本或以整套计租金的,开展租书业务后,真是门庭若市,吸引了不少学生及社会读者。我开创了博贺镇小说出租先河,在为博贺人民奉上丰富精神食粮时,也让自己赚了“一桶金”。

后来,在我书店影响带动下,博贺其他街道也开了出租书摊,如新村一路飘飘书摊、新兴三路玲玲书摊。

后来因工作关系,我暂停了书店经营。十几年卖书生涯,我接触了不少古代、近代、现代作家的名著。如《三国演义》等四大古典名著、茅盾的《子夜》、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等。我在书海里游弋,获益匪浅,充实了我的知识,令自己写作水平不断提高,并有不少作品在正式报刊发表。

我能够加入广东省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及各级文学协(学)会,也得益于我开书店的日子,得益于卖书读书的好时光!

◎小说连载 15

第五十四章

-2-

韩小倩出身公安之家,从小耳濡目染父亲讲述的形形色色犯罪分子斗争的故事,骨子里浸透着疾恶如仇的正气。枪声响起瞬间,面向大门而坐的“霍”地起身,凝神探询的目光穿透混乱的人群,将两名持枪歹徒的行凶过程尽收眼底。眼见凶手转身逃窜,她当机立断对才回过神来的龙涛明喊道:“龙哥,你快报警救人,我去追凶手!”话音未落,人已如离弦之箭冲向大门。

追上停车场时,韩小倩刚好看见那两名歹徒仓皇钻进一辆无牌白色面包车,车门都还没关上便疾驰而去。她四下张望,发现一位中年“摩的”司机正斜靠着嘉陵摩托在候车。于是快步上前,不等对方反应,她就已跃上后座:“师傅,快!跟上前面那辆白色面包车!”“摩的”司机见生意上门,自是立马驱车上路。

追击途中,韩小倩沉着指挥:“直行时放慢车速保持距离,不要被发现了;到转弯处再加速跟进,千万别跟丢。”面包车在街巷间七拐八绕,最终停在一处名为“幸福人间”的高档别墅区。两名歹徒下车后,面包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瞧着二人与门卫言语几句后进入了小区,韩小倩立即上前周旋:“大叔,我是大号别墅业主的亲戚,今天出去看电影忘带出入证了,劳您行个方便吧。”保安面露迟疑,正想摆手拒绝。韩小倩赶紧把“摩的”司机找来的十几元钱塞过去,一脸哀求之色:“拜托您行行好?”保安掂量着手里的零钱,又打量眼前这个漂亮的姑娘,终于侧身放行。

幸福人间小区坐落在江南市东郊朝阳山坡上,清一色的独栋别墅依山而建,是全

市最高档的住宅区。在这里住的人,非富即贵。韩小倩记得闺蜜马丽曾带她来过,马丽有个亲戚就住在这里,当时自己还感叹过这里的奢华。此刻,她借着昏黄的路灯光,沿着蜿蜒的柏油路跟踪两名歹徒。道路两旁的古树参天,在夜色中投下斑驳的阴影。

就在拐过一栋别墅转角时,黑暗中突然窜出两条大汉。一人死死捂住韩小倩的嘴,另一人照着后脑勺就是一重重一击。韩小倩眼前一黑,顿时昏迷过去……

当韩小倩再次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双手双脚均被粗糙的麻绳绑住,仰面躺在一长长沙发上。她轻轻晃了晃晃晕的脑袋,后脑勺传来阵阵钝痛,耳边充斥着各种嘈杂声——放肆的笑骂、赌博的吆喝,还有不堪入耳的脏话。她微微睁开眼,只见四五十平米的大厅里乌烟瘴气,二十多个衣着花哨流里流气的年轻人分成几拨,在推牌九、打麻将、斗三公。现场充斥着汗味、烟味和酒气,一片乱糟糟腾腾臭烘烘。

韩小倩被绑得难受,挣扎着翻了个身。一个眼尖的混混发现了她的细微动作,立刻扯着嗓子大叫:“快看!这娘们醒了!”顿时,所有混混都放下手中的牌具,呼啦啦围了过来。

在江南市盘踞的四五个黑社会团体中,“斗鸡眼”的势力最为庞大。他的触角伸向了市里的酒店娱乐、交通运输、服装电器市场以及农贸市场,几乎所有的商户都要向他缴交保护费。随着江南市经济的发展,“斗鸡眼”的手下也从最初的十几人扩张到一百多人。而此刻绑架了韩小倩的,正是“斗鸡眼”麾下副手“轰天炮”带领的别

也红

阿明

动队。

话说昨晚,“斗鸡眼”接到陈新指派的暗杀任务:除掉夜光街“夜夜回来”饭店五号桌的女食客。这个任务很快被转交给“轰天炮”执行,而“轰天炮”又派出了手下最得力的锋哥和啊妖去完成。只是他们不知道,当他们赶到时,五号桌已换了客人,他们乱枪射死的并非目标人物。更没想到的是,眼前被五花大绑着的韩小倩才是他们真正要除掉的目标。

但其实,早在韩小倩让摩的跟踪面包车时,就被走惯江湖的锋哥发现了。他们一路不做声张,只不过为了“诱敌深入”,把人活捉。“轰天炮”示意锋哥给韩小倩松绑。韩小倩活动了下发麻的手脚,缓缓站起身来。灯光灼灼下,她高挑别致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和精致的面容,让这伙坏事做尽的烂仔看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垂涎欲滴,躁动不已。

啊妖把“轰天炮”拉到一边,色眯眯地说:“哥,这么漂亮的小姐可不多见,不如让兄弟们开开荤?”

老谋深算的“轰天炮”心里却有盘算。他知道“斗鸡眼”是个出了名的色中饿鬼,若是把这个尤物献上去,说不定能换来更多油水丰厚的地盘。

“妖弟,咱们这行有规矩。”重重拍了拍啊妖的肩膀,“轰天炮”煞有介事地忽悠道:“好东西得先孝敬老大。等老大尝了鲜,咱们再慢慢享用也不迟。”

啊妖虽然心有不甘,也只能悻悻地应道:“听哥的。”“轰天炮”又拽了拽啊妖的衣袖,压低声音交代:“你和阿锋准备一下,咱们现在就把这个‘礼物’给老大送去。”

“轰天炮”这边别有心思地吩咐着手下“送礼”,却不知自家老大“斗鸡眼”那边正面临着一场地盘危机。

原来江南市第二大黑帮最近招揽了几个东北来的亡命之徒,不仅吞并了几个小帮派,还抢占了“斗鸡眼”多处比较好捞油水的地盘。这天中午,自称“东北王”的猛哥,带着十几个手下,大摇大摆地来到新半岛酒店,直接向“斗鸡眼”手下阿雄宣布要接收这里的保护费。

阿雄一边周旋,一边派人向“斗鸡眼”报信。“斗鸡眼”闻讯,当即想到了借刀杀人这一招,让他摁回椅子上。他胸有成竹,皮笑肉不笑地对“龙头”拱手:“龙老板见谅,手下失敬了!”转头又佯装厉色地向花豹堂主呵斥道:“没教养的东西,还不快给龙老板看座!”

一直没有发难的“龙头”,以一记凌厉眼神制止还欲发作的猛哥,接着也装模作样地给“斗鸡眼”抱了抱拳,可出口的话里却含着威胁:“大哥,跟我吃饭的兄弟越来越多,现在是在僧多粥少啊!您赏口饭吃?”这摆明是要新半岛酒店的地盘。

“你这是明抢!还有规矩没有?”边上的阿雄跳起来指责道。

猛哥马上操着东北口音回怼:“瞅你个王八羔子似的,有本事比试比试,没本事就滚犊子!”猛哥说着便让手下扛来高约一米的木制酒水台,然后“嗖”地拔出腰间别着的那把斧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向台面。啪的一声,半个斧头利角直插木板里。

守在一边“斗鸡眼”左边的,功夫一流的暴龙堂主不甘示弱,拿起自己坐的那把椅子冲到猛哥面前,往地上一扔,瞬间多出一地断枝残木。他狠狠瞪着猛哥:“这里不是东北,由不得你撒野!也不看看自己什么鸟样,像个小丑似的跳来跳去。要什么什么都可以,我奉陪!”

猛哥这个“东北王”也不是浪得虚名。他即刻起势,揪出插在台面的斧子,猛地一挥砍向暴龙堂主。暴龙堂主躲避不及,左手臂被划拉出一道大口子,鲜血喷涌而出。

骤然间,在场众人都惊呆了。“斗鸡眼”见时机成熟,大喊一声:“兄弟们,他们上!打劫,欺人太甚,给我狠狠地打!”一时间,厅内刀光剑影,喊杀震天。

混乱中,现场有人高呼:“条子来了!”这正是“斗鸡眼”和治安支队队长欧光华事先设好的局。“斗鸡眼”的人,迅速脱掉外衣,露出服务员制服,于是最后被欧光华带队来抓住的,全是“龙头”的人。

这把黑吃黑,“斗鸡眼”可谓大获全胜,很是高兴地宴请欧光华到家里喝酒以作答谢。正把酒言欢之际,“轰天炮”这时押着眼睛被蒙上布条的韩小倩进来,说是要献个仙女给老大“冲喜”。

循声望去,“斗鸡眼”挤在桌梁梁两旁的黑眼珠一下眯了起来。他酒意微醺地审视着韩小倩,从未见过如此绝色,顿觉捡到宝了,不禁心花怒放。而坐在主宾位的欧光华转头一看,发现竟是师傅韩博的千金,惊得手中心酒杯差点跌落……